

来自中学生的充满忧伤和泪水的绝对真实的文字
带着生命稚气的彷徨、迷惘和呐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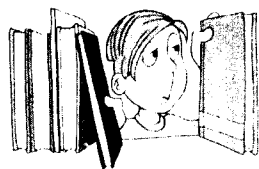
背叛班主任

刘嘉俊 韩韩 叶细细 等著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背叛 班主任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BEI PAN BAN ZHUREN

图书代号: ZH172300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背叛班主任/刘嘉俊, 叶细细等著. - 西安: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0.10

ISBN 7-5613-2095-7

I. 背… II. ①刘…②叶… III. 文学-作品综合集
- 中国-现代 IV. I21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69851 号

责任编辑: 周宏

装帧设计: 崔青松

背叛班主任

刘嘉俊 韩韩 叶细细等著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西安市南郊吴家坟 政编码: 710062)

北京通州运河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总经销

2001 年 1 月第 1 版第一次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0 印张 字数: 210 千字

印数: 1-5000 定价: 18.00 元

ISBN 7-5613-2095-7/I·207

开户行: 西安工行小寨分理处 帐号: 216-144610-44-815

读者购书、书店添货或发现印刷问题, 请与发行科联系、调换

电话: (029)5251046(传真) 5233753 530786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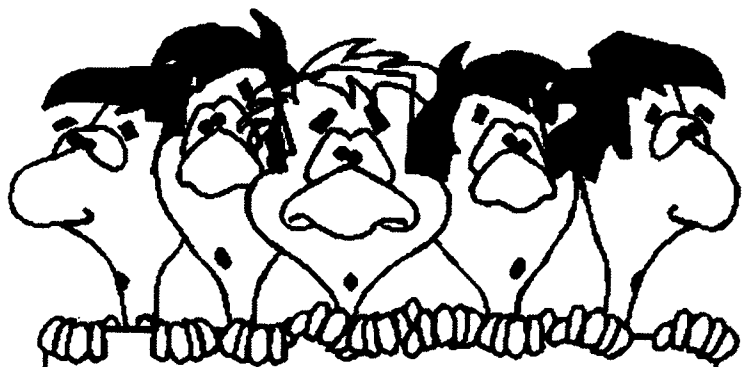
目 录

1	你总是对的	刘嘉俊
31	花季女孩的灰色日子	叶细细
51	忧郁的阳光天使	叶细细
75	别了，我的教室	张小茅
109	栽在色迷迷的老朱手上一回	秦轲
145	残酷青春	周文
177	变个苍蝇比蛆强	黑桑
209	我的高中时代	浩波



225	语文课代表	蔡春生
233	别再跟我说“花季”	顾甯
257	突围	猛峨
297	我们未成年	韩韩





你总是对的

刘嘉俊

(本文作者为首届新概念作文大奖赛一等奖获得者)



校园文化艺术节。校园文化艺术节？……校园文化艺术节！！每年这个时候都要穷折腾一回，发动广大同学们绞尽脑汁翻新花样来拼命消耗班级的人力、物力、财力，顺便给他们提供一个不上课的好理由，因为按照惯例，老师原则上要给学生活动以支持，至于是不是甘心情愿就是另外一码事了。

学生会是非盈利性组织，发不出钱来让那帮架子很大的“小鬼”们“推磨”，最多也就是主席加上一些志愿服务人员在那儿撑着世面。

“挺委屈你的，”秦铮对戴曦说，“你只能看别人现眼了，不然你应该是艺术节的活跃分子的。”

“无所谓的，”刚当上学生会主席的戴曦应该还是有些遗憾的，手里拿着一堆材料，算是极其复杂的组织工作的一部分。

“还有，你不应该把萧砚叫来的，看他……”

在这个演讲赛场，像萧砚那样的人提不起精神来是很正常的，今天的主题又是他一向厌恶的主旋律类型。萧砚已经睡了一会了。“要是你换个题目，他说说不定会参加的。”



“没关系，”戴曦看着萧砚睡觉时才能显露出的温顺和天真，“有的是他能参加的项目……”

乘着这几天全校性的混乱，教室里开始有人打牌。因为没人管——学校里放学以后除了几个被戴曦收买了当评委的年轻教师，稍微有点年纪的老师都忍受不了广播里现场直播的“声乐专场”，纷纷逃离学校，这是秦铮的主意。

谢心源、夏宁、刘思绘、吴扬聚在一起。她们都是班委的，总要为艺术节操点心。

“现在，就差演员了，……”刘思绘的手里拿着辛辛苦苦赶出来的剧本，“怎么办？没人肯干。”

就在这个时候，萧砚和陈文钊走进了教室，都是一身汗。陈文钊的手指尖上，沾着汗水的篮球在旋转。

“心源，在干什么呢？”陈文钊就这样送上了门。

“没什么。”谢心源忍住笑。

“我们现在有剧本，可是没有演员，你来试试吧。”刘思绘正在竭力怂恿。

“什么剧本？”陈文钊一贯支持谢心源的工作，“不过，我事先声明：我是肯定不演的。不过我可以给你们参谋参谋。”

“《傲慢与偏见》，挺不错的吧！”吴扬神气十足地说。

“算了，我还是乖乖地准备器乐和声乐比赛吧！”陈文钊已经被吴扬骗了一次了。萧砚、陈文钊、孙蒙曾经在萧砚家里卖力地为了庆祝夏宁的生日而演出过一次。到了现在，记忆力超群而且特别擅长旧事重提的吴扬把他们几个一网打尽，组成一支乐队，在她的“统治”下参加个人和团体比赛。

“是不是对我们的准备没有信心？”

“那还用说！”萧砚看着这些在他看来无所事事的人，轻声地回答。



“大萧，你还要打击我们啊？”刘思绘有些生气。

“我看他演达西先生不错。”谢心源每次在讨论的时候说得都很少，不过，都很有意思。“是吗？”吴扬仔细地看萧砚，“是的。”

“不要乱来啊。我已经答应参加器乐比赛了，别再给我惹事啊。”“你这叫什么态度，”吴扬突然声色俱厉地说，“为什么总在不恰当的时候干不恰当的事。你想知道我对你的看法吗？……”萧砚不知道为什么吴扬对这么小的事会有这么激烈的反应，一下子愣住了。

“……我可以坦率地告诉你。虽然我知道这样是不礼貌的，但是，你的傲慢正是我不礼貌的理由。我有足够的理由对你怀着恶意……”刘思绘翻开了剧本，脸上是神秘的笑容。

“……你对待一切都是无情无意的，无论你是出于什么动机，都叫人无可原谅。”吴扬越说越忿怒，“你要对这件事负责任！！”

吴扬的语音刚落，周围几位女生的掌声就响了起来。萧砚更是惘然。

“怎么样？”夏宁问，“这是里面的一段台词。”

“哦！”萧砚有些恍然大悟的意思。“就是达西先生向伊丽莎白求婚的那段吧。”

“怎么样？”吴扬重新满面笑容地问，“现在，有兴趣了吗？”

“哦。现在，可以考虑。”萧砚说。

“那么，陈文钊，你就演彬格莱先生吧。”夏宁是一定要把他拖下水的。

“这和大萧帮你们有什么必然联系吗？”陈文钊不解地问。

“我说有就有了。”吴扬一向不和他讲道理。



“吴扬，你就演伊丽莎白吧。”谢心源不知道又要搞什么花样了。

“我？”

“是啊。你刚才的表现很好啊。除了你还能是谁？”谢心源笑着说。

刘思绘似乎有点不太高兴。“那么谁来演吉英呢？”

“导演小姐，”夏宁得意洋洋地说，“除了谢心源还能是谁？”

“我？”谢心源现在知道什么叫自作自受了。

“不愧是初赛，水平真是成问题。”

看着台上那个头发不短的女生在那儿声嘶力竭地唱《短发》，萧砚庆幸自己有坐在最后一排远离高音喇叭的好习惯。

“可惜，唱得最好的在评委席上。”秦铮不无遗憾。

“你说的是叶茵吧。”萧砚的感觉远比视力敏锐。“以后别总把她挂在嘴上。”

“以后？可能没有以后了。”

“怎么？”萧砚没想到秦铮和叶茵的关系这么快就有了危机。

“还好，有点小问题没有解决，”秦铮的表情是平静的。

“过会儿，一起去轻松一下？”两年里，秦铮是第四次用这样的粉红色的理由提出这样的要求。

萧砚点头，然后把自己并不锐利的目光投向坐在评委席上手托着下巴的叶茵。他曾经认为她会是一个合适的填补秦铮心中的空白的人选。

“如果我没有记错，这是第四次了。”秦铮不免有些索然。

萧砚看着秦铮面前一堆空啤酒罐头，每次都是这样。“为什么记得那么清楚呢？其实不用太在乎这样的事的。”



如果发生在陈文钊身上，他会很难过地过几天，然后全部忘记：如果发生在自己身上，萧砚猜想自己一定会带上一罐啤酒到大楼的顶上吹吹风，尽量把发生的一切当成亦真亦幻的世界中的一个故事，尽管会很难。但是，事情毕竟还是发生在秦铮的身上，不管秦铮当初和叶茵在一起抱着什么目的有着什么想法，他真的认真了一次。

“你认为是她的错吗？……她没有守信用。”萧砚不知道应该如何安慰他，从没有知道过。秦铮摇了摇头，“谁也没错？”……天凉了，有些风。

器乐比赛，高二（1）班的表现让全校惊叹。艾斐，陈文钊，孙蒙和萧砚是以个人身份参赛的，当然这也是某些人的刻意安排。艾斐的吉他，陈文钊的口琴，孙蒙的钢琴和萧砚的萨克斯管让赛场连续地热情着。

当得知这四个人将以乐队的身份参加声乐比赛，今天的小礼堂比平时更热闹了。吴扬、夏宁、谢心源、刘思绘当然不会错过她们精心安排的节目，坐在台下，第一排。小肖也来了，在一个不太引人注目的地方，边上是雯雯。秦铮仍然在礼堂的最后面，靠着墙，双手插在口袋里。……

没有名字的乐队会有它吸引人的神秘，其实是因为关于名字的问题经过争吵仍然没有结果。曲目没有什么特别，一些校园民谣包括《青春无悔》，一些英文老歌比如《the sound of silence》，还有他们自己写的歌……

叶茵的手里拿着一张纸，《离开》的歌词，醒目的标识着秦铮做词……如果不相信天使的存在/没有词汇可以形容你的风采/如果没有天堂的期待/你为什么匆匆地离开/你的一切不是为我而存在/你的承诺我不能承载/我的生命不用来等待/我留给你的不是悲哀……她已经没有勇气看下去了。



叶茵应该知道秦铮的用意了。她仍然在评委席上，手托着下巴……萧砚抱着狗躺在沙发上，那个小家伙不时舔舔他的手，这种亲切也许正是自己需要的。

一直以来，自己把自己封闭起来，不想让别人知道自己能干什么想干什么，偶尔，就像今天，在承受别人的掌声时感受到的一点点的喜悦也被封闭了。……

刘思绘总是那样地看着他，信任而敬仰，并且总是让他的周围充满了可爱的意外……也许自己不是有资格领受这些的人。……门铃响了。“艾斐，怎么是你？”

“不欢迎？”艾斐的表情颇为有趣，“今天你怎么先走了。”“你让我等在那儿干什么？听别人表现？”“大萧，知道现在别人都怎么说我们？尤其是你。”

“说那个玩萨克斯的混蛋特能吹吧。”“现在的年轻人的一大缺点就是过低估计自己，秦铮说要是你在学校再玩上一次萨克斯管就该成大众情歌了。”

“多新鲜啊！”萧砚不感到奇怪甚至带着一丝轻蔑，“你难得到我这里来就是为了告诉我那么无聊的事情吗？”

“不，”艾斐有点尴尬，“……当然是有正事。第一、朱老师让我们再好好准备一下，让我们几个在艺术节闭幕式上再表演一回……”两个“再”字特别到刺耳。“……还有……”

“我不干。”萧砚看上去不是在开玩笑。“这个不着急，还有一件事，这次戴曦决定增加个辩论赛。秦铮说我们班让你参加。”

“秦铮人呢？”差不多每次都给他找麻烦，提到秦铮萧砚都有些害怕了。“门口。”门铃又响了。秦铮原来一直在门口。

今天有了充足的理由，陈文钊和谢心源自然不会放过一起呆一会的机会。天空已经有点晦暗了，路上的行人已经匆匆，不再



有余暇顾及缓缓而行的两人。

似乎精彩的表演消磨了陈文钊的灵性，今天的他竟然沉默得像个出色的聆听者，由得谢心源轻轻的说着她的可以称为美妙的感受。偶尔，陈文钊插进一两句，为了证明自己的存在似的。

“嗨，”谢心源对这种稍嫌沉闷的气氛有点烦了，“你别不说话啊。”

“听你说话很好吗。”陈文钊不以为然。谢心源看着陈文钊，“那让我们两个都觉得很好不是更好吗？”

陈文钊不知道应该说些什么才能和她聊得挺高兴，和秦铮、萧砚在一起的时候气氛会轻松得多，聊天的时候，电脑和可爱的女性似乎是永恒不变的主题，那么和谢心源聊点什么呢？她是和其他人完全不同的，她需要有不断的新鲜事的刺激。也许，应该让谢心源觉得自己本身就是新鲜的，不同与市场上卖的蔬菜的新鲜。

“是往前走还是向右，”走到了一个十字路口，谢心源问。这提醒了陈文钊，他们已经在这里附近转了有一会了。“向前的话，你很快就到家了；向右，……”陈文钊摊开双手说，“那就没准了。你说呢？”谢心源犹豫了一下，“那就向右吧。……”

陈文钊的脸上泛着可爱的笑容，“不用吧。我们找个地方坐一会算了，别这么折腾自己的腿了。嗯？”“可以。”谢心源的脸上都是言听计从。

“你是说这次辩论赛可以跨班级组队？”萧砚还从来没有听说过那个学校的艺术节里出现过这样的事，实在是太不合情理了。“因为要让学校的辩论队练兵。”秦铮一副无辜的样子。

“学校的辩论队？哪几根葱？”“对学校的决定无论如何要尊重啊。”秦铮的表情可以称为嗤之以鼻，“就是沈灵，章涛，王文洲和我们可敬的学生会前主席沈宇峰。阵容强大吧？”



萧砚差点没有把啤酒喷出来。“赢了他们我们就不能取代他们的位置吗？”秦铮一本正经的说；“到那个时候学校说不定会考虑的。”说完，他忍不住笑了起来。

“你想让我干什么？”萧砚对与任何有可能破坏别人计划的事都很感兴趣。“我们还差两个人，”秦铮一边说一边朝在一边看电视的艾斐看。

“别拿我开刀，”艾斐已经被秦铮的不善眼神吓到了。萧砚拍了拍艾斐的肩，“放心。他还不至于那么没有眼光。”“你这是什么意思？”艾斐相当不满。

“你还要参加辩论赛，那么《傲慢与偏见》怎么办？”刘思绘的小姐脾气上来了，在电话里也那么不注意风度。

“放心，没有什么影响的。”萧砚的话很快就让她放心了，“你也知道的，我这个人的时间还是很充足的。辩论赛怎么说也比排练这个话剧刺激，何况我们的最大的对手是校队。导演小姐，没什么意见吧？”

“那就看情况了。要是你敢捣乱，看我怎么收拾你？”刘思绘连恐吓的语气都装不像，依然是甜甜的声音。

“不至于吧。明天再和你说。还有，”萧砚的口气突然边变得那么和缓，“这几天，你的心情好象一直不太好。别那么看不开，不管什么事。……好了，再见。”

挂上了电话，刘思绘不由得叹了口气，神色也阴晴不定起来。“心情不好，还不是因为你。”为什么就是不敢把这句话话说给萧砚听呢？或许回答会是惊人地简单。

过了一个星期，老师们才发现，今年的艺术节是特别地复杂和特别地长。一个星期，进行的只是一小部分，而且大部分是预赛。惟一的决赛是音乐部分。

就是在这个惟一的决赛里，高二（1）班的乐队没有拿到第



一。因为后来三班的一个叫诸文云的用肖邦的《革命》更彻底地征服了评委，让陈文钊为这个榜眼的位置生了好一阵气。“你输得服气吗？”陈文钊正在诘问似乎是事不关己的萧砚。“嗯，”萧砚很冷静，“我的确没有本事把手指动得那么快还能像她那样保持准确。”

陈文钊听了他的回答不知道会不会气得晕过去。“要不是你经常去打打游戏机让手指经常得到活动你会输得更服气的。”秦铮也在一边数落他。

孙蒙站在了萧砚一边，“没办法。平时我是经常练习的，但肖邦的东西我还是不敢怎么去碰。”

“同志们，该开始训练了。”刘思绘刚做完作业，她要是不做完作业是不会想起来自己还是导演的。

“好啊。可是其他人呢？你不能让我一个人在这里神采飞扬地发傻吧。”萧砚的意见很中肯。刘思绘朝周围一看，其他的演职人员都不在教室里。“我去找他们回来。”

“我很想认识一下这个诸文云。”萧砚说，在刘思绘走出教室之后。所有的人都看着他，一声不吭。

秦铮手里拿着一封信。没有贴邮票，没有署名，信封没有封上，白色的信封上只有“秦铮收”三个字。有些问题是不用猜的。

秦铮：

我不知道那天我为什么会那样做。可能，只是我不够坚决吧。我知道，你在这件事情上没有一点自私的成分，而我是完全自私的。我不明白，为什么你要通过这种方法来完成你的意愿。在我看来，你的行为是那么地不合情理。为了改变别人认为理所应当的局面你竟然可以采取那么多不正规的方法为戴曦争取选



票。但愿，不是如你所说的“为了有点意思”。

也许，你认为戴曦比章涛更适合这个职务就像我认为章涛比戴曦更适合这个职务一样。我的确曾经和你达成过某种协议，因为在那个时候我被你说服认定章涛是个不干什么事只是有很好的人际关系的学生干部。可是，最终我发现也许章涛没有你想象中的那么不堪，当然也不如当初我认为的那样出色。所以我最终没有遵守与你的协议，而是坚定着自己的判断。

那天，面对着冲动而激愤的你我无言以对。可是，我并没有破坏你的计划，而且从最初我就知道你的计划是任何人破坏不了的。也许我真的受了欺骗，但是你是不是应该先让我知道呢？我相信我们之间的误会是可以消除的，就像我曾经无保留地信任你一样。

明天中午我在阅览室等你。

茵

把信塞到口袋里，才发现陈文钊一直静静地站在背后偷看。秦铮竟然也六神无主地对待这封出乎意料的信而丧失了警惕。当初的事情，或许真的让他真实地在乎过一次。和叶茵说好的，在学生会主席的选举里投戴曦的票，帮助这个竞选中的弱者爆个冷门。可是，到了最后，叶茵却没有遵守诺言。她的班级的班长章涛可能会是个更好的人选，是的，不过，毕竟有个约定在啊。一个帮助弱者的约定。

“你可没有告诉过我你和五班的叶茵究竟是怎么回事。现在可以老实交代了吧。”陈文钊不分时间地点地在打贫。“我没工夫和你胡闹。”

“那我可自己去问了。要是闹出什么班级间的矛盾那我可不负责。”“你敢！”秦铮严厉地瞪着他。



“你看我敢不敢。”陈文钊是那种不怕别人威胁的人吗？不像。秦铮没有继续阻止。坐在幕后，看着台上的表演。达西先生是做的比说的多，又主要通过别人的台词来侧面描写。除了几个特别重要的场景，萧砚几乎没什么事干。刘思绘有点紧张，作为导演是正常的。没有引起别人的注意。“大萧，”刘思绘突然说，“也许我不应该让你参加这个戏的。”

“怎么了？”萧砚有些为刘思绘担心了。这几天她真的是很不对劲。“哦，不。”刘思绘的吞吞吐吐反而更让人担心，“没什么。”最后的一幕了。

“我不知道你现在的想法，不知道你现在的想法是不是和那次我冒昧时的想法一样。但是我请求你相信，我的心完全没有改变。”萧砚演的达西相当有张力。

“请你忘记那时我的鲁莽。我没有弄清事情的真相就平白无故地斥责了你。现在，我们总算是互相更礼貌了。当时的情况究竟应该由谁来承担更大的责任，我相信也没有必要再追究了。”

.....

一切都和剧本一样，包括最重要的表情，这两个人都能很好地把握。作为导演，刘思绘不能再奢望什么了，但是她的心里仍然不是完全开朗的。而且，不是因为不满意他们的表演。……

“我希望我的改变，我的所作所为能改变你对我的看法，甚至能让你重新考虑我的请求。我知道这样是唐突的，我在请求你原谅的同时，仍然抱着最后的一丝希望。……”

“我当然知道这样的改变对于你是多么地艰难，从你的身上我能看到一个高贵的绅士应该具备的全部的品行。我已经看到了彬格莱先生和我姐姐的幸福，而且我已经开始相信如果我答应了你的请求我们会有更大的幸福，达西先生。”……

终于结束了。听着到现在为止最热烈的掌声，刘思绘有点不